

正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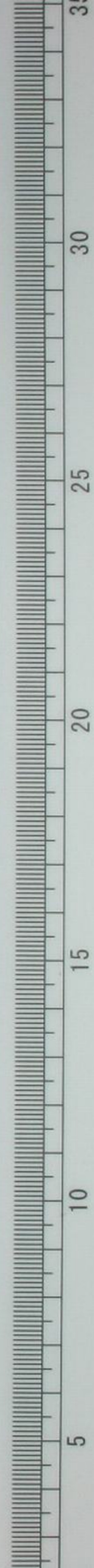
韓非子解詁全書

九

4.13

842

9



413
842
9

韓子解詁卷之十七

十四詭使第
四十五字

田刊有難勢第四十問辨第四十一問
第四十二定法第四十三說疑第四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和女郎氏書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起儀甫述

平維貞履信甫 全錄

山内鈍君齡甫

難勢

旧刊有第四十字議難勢賢之輕重偏言勢不言法
故韓子難之勢者非賢則法者雖非賢亦可守矣

原注此篇五反首言賢人必待勢而後行次轉則言勢
必得賢人而後用三轉謂賢勢相反勢治則不肖不能
亂勢亂則賢不能治末又言有勢則中主亦可以馭之
不待賢聖一幹而枝葉扶蘓縱橫變化文既奇偉事理
亦盡先秦之文如此○孫
鑛曰文自奇特且有感慨

慎子曰

史記慎子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
十一篇史記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漢志慎子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難勢

景函載原
注為王陽
明說

陳深曰憤激之詞

書四十二篇注先
申韓申韓稱之
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
蟻螳同矣李昉云蟻與蚋字同後漢隗囂傳引慎子蟻螳作蚋蚋神化之物與凡庸等者失勢故也則失其所乘也故曰刊脫賢人而誦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乎賢者舊刊服乎作服於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努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喻勢位之足恃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屬讀言身為官師也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莊子說慎到曰棄知去己而緣不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也荀子云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注齊宣王時處士慎到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

賢不使能之道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

應慎子曰讀答於慎子而言也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

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不擇賢而專任增擇讀為釋陳明卿本作釋不三本作夫

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

之者龍蛇之材美也舊刊美下有之字今雲盛而蟻弗能乘也霧釀

而螳不能遊也夫有盛雲濃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蟻螳

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

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

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舊刊有者字曠函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二

人字 恐衍

奇一本 疑字

為之翼也
喻中取取

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兩已字之字誤皆指勢言賢者用之則天下
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入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眾而
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說
脫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
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喻奸臣得勢位則必先擇賢人而害之以
掩蔽其惡也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
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舊刊成作乘增乘乘勢也
管子人臣之所以乘而為茲者擅主也南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
始一行讀行一事也舊刊作行而身在刑戮矣讀言行之未嘗一勢者
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高誘曰患害也

迂詳未作
末句絕評
林同

勢之於治亂本未有位也位者一定之分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
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
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以馬喻勢位臧獲王良喻人之賢不肖車馬非
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為
車治要無位字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治要有銜字以刑罰為鞭策治
作使堯舜御之治要無使字則天下治應王良句意桀紂御之則天下
亂應臧獲句意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治要作追遠致速非不
知任王良治要作如任下同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
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治要脫治字復應之曰讀代慎
也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

提出論中
字取

只收一句
總結前意

人之所設
勢者法度
言

太平御覽
紂不問有
而字亦生
無亦字

評林亦
有三角者

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無為

猶無須也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

紂得勢而亂據焦竑本補紂字吾非以堯桀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

之所得設也一句收結前意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

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

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

也此自然之勢旧刊勢下有也字陳明卿本無也字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

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增吾所謂勢者言人之所得設也則何以

賢為何以明其然也又一轉折過下客曰山云客曰字恐人

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陷刺而俄而又譽

其子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有應之曰旧刊有應作人應彙函作有人應之

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

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一曰矛字句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

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

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

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讀言雖千世一出猶足為比肩而出也極言其難遇也山云呂

氏春秋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齊策千里而有一士是比肩而

立百世而一聖世之治者讀言世之為政者也不絕於中言中材之主若隨踵而至也

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原注中者中主也上不及堯舜而下亦

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

為名為標
目也

又一譯說
問以辨論

為一作千

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

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

而亂千也也一作世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分馳猶背馳也相去亦遠矣

夫棄隱括之法隱括隱括也荀子拘木必將待隱括注正曲木之木也荀子又云示諸隱括注矯揉木之

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

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

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

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

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

待越人之善海遊者讀言善遊海者也旧標遊以救中國之

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

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甚矣品彙甚作明評林同夫良馬固

車五十里而一置置驛也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

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增案日致計凡而致也所謂駕馬十駕則亦及之也何必待

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

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內則棗栗飴蜜飴羊之反楚策注米藥所

必苦菜亭歷也舊

此則積辯累辭離理

失術兩末之議也讀兩末兩端也增案失中也修務奚可以

訓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

宋一作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五

晉菜之外
多適行若
河必甘苦
二味而已
言堯樂外
尚有中主

奚仲魯收
字

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論一作語

問辨

旧刊有四十一字

原注務在破學士之言而伸其刻核之說今按此二句張賓王之說也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辨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增宜去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讀言應接敵人之詐也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

譯林不實法度命金者必登便不得

漸當作斬削也

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

原注漸音尖沒也按顧反也又騶衍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

化索隱曰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而遵學者之智

行旧刊遵作尊是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

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安發殺矢已見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

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

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折儀的字則羿逢蒙以五

寸的為巧旧刊作功誤無常則以安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

行不以功用旧刊作公用非為之的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安發

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

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亦見六反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

評林論觀人之言而無功用也

昭一應上

章當作長以音誤無厚猶無邊也

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捨之行別舜爭之論而莫為之正法術之士不能正辯士之妄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章彰同莊子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荀子注無厚言厚之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積也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里者舉天之極也山云又見呂子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旧刊有第四十二字

徐渠問田鳩漢藝文志云田俵子三篇入墨家本注先韓子古今人表田俵子師古曰俵音求在魏文侯前曰臣聞養士旧刊作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讀不藉下之力而求遇君也襲下不歷襲下不歷聖人旧刊作不見功而接上不以事功而求今旧刊作陽成義渠占今人表載陽成胥渠在扁明將也而措於毛伯措

評林田鳩楚大夫不知何據鳳卿按言智聖人一見立取將相非自歷下官後大司馬後通按君也

通因也增毛伯當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增關由也史起至相也讀陽成義渠毛伯公孫亶回州部未詳州部又見五蠹篇顯學篇增陽成義渠燕策陽成燕地燕世家燕將渠諫王喜伐趙疑是燕人姓渠名渠封陽成者公孫亶回無考五蠹州部之吏操官兵顯學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楚策汗明謂春申君曰今何哉田鳩曰此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注集韻部統也界也且足下獨不聞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行術之故也旧刊行

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以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率於聲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上旧刊無

明君也之備哉堯之於舜尚試之百揆大錄况於其他乎試明君也之於卒伍州郡而后至將相開國之君皆然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服禮行修行退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問田

七

至晚近世官使童子誠何心哉

明君也之於卒伍州郡而后至將相開國之君皆然

智讀藏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

而殆於軀，何以効之？舊刊効作效，增効白也。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

起而削亂，秦行商君，山云：行如吳語卒伍，既具無以行之之，行注猶用也。而富疆，二子

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

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

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也。原

生作主也，作矣。讀謂吾請論汝也。增戰國時稱學士年長者曰先生。孟子於宋，輕亦爾。山云：孔子柳下惠，互以先生相稱。見莊。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

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

民，萌便眾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上聞上之患禍，必思以齊民

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上聞上之患禍，而避乎死凶

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舊刊衍夫利身者，字。貪鄙之為也。臣

不忍嚮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讀幸

福我也，增幸猶愛也。然有大傷臣之實。殺身為國，非子本色。

定法。舊刊有第四十三字，批本：蘇子曰：苟卿欲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譚異論，有以激之。

也。吾於韓子亦云。

原注：申不害相韓，主術商君相秦，主法。二家之後，遂為韓非也。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

可程也。讀不可，優劣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

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以申商比之，衣食戰

一作子

姦奸通犯也

刑罰當其罪

要略訓中
者韓昭登之
佐也地城
國也地城
險而於大
國之國晉國
之故禮未滅
韓國之新禮
重出先君之
令未及後君
之令及下新
故相及前後
相繼百官皆
不知所用

昭侯用
十中不
去新相
改新相
法昭侯
昭侯用
十中不
去新相
改新相
法昭侯

國之喜尚如此，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言不可失也。增豪士賦序注引。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原接上文。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雖申不害在新法後令則道之，新故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

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有法無法，法不能以治國，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年，增合作十七年，韓世家昭侯八年申子卒，間十五年此差一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申不害有術而無法，故韓不洽

山云：勤飾，宜作飾，飾其法同，下有勸令篇。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告，下恐脫，好字讀三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知故，其國富而兵彊。作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彊也資人，而己矣。臣因其利上字

及孝公商君死，山云：商君，惠王即位，秦法未收也。惠王即位，秦法未收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山云：殉，宜作殉，營也。增韓策惠王與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九

攻齊五年

增六國年表泰昭廿二年伐齊又破齊廿七年

代齊剛壽欲以廣其陶又昭片二年封魏冉於穰復益封於陶索隱定陶也

而秦不益尺土之地

增尺土或

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

高平明年拔汾涇明年取南陽明年取十城范雎傳秦封應侯號為應侯秦策吳注括地志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後

魏應侯失韓之汝南蒲坂圓謂以韓子國策推城其汝南之

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

地則私封立呂子注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

人臣及用其資商君立法自強私室故乘彊秦之資數十年

而不至於帝王者商鞅有法而無術故秦不王法不當據上文不勤飾於官

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旧刊別提主用申子之術而官

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申子言又

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

謂過也增言此言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

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安何也言

假耳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

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

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設言以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

成而病不已增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劑藥也旧刊劑而

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

勇力也旧刊也上有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

迂評評林
帥作師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十

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此篇大意言申商偏于法術不能善治

說疑

舊刊有第四十四字增據下文疑當作擬

原注此篇專論今世之權臣情狀著明心術微暖殺君傾國之由說盡姦臣態度先將自古人臣賢不肖說起陳深曰將言姦臣之事先說賞罰麗明則姦臣退聽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

能生功止過者為大大上禁其心是原脫非字今從

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明也

賞罰不當固賞有是謂闇主

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

言侯民有功罪而後乃在於人者也

非能生功止過者也

明主先民用法故能生功止過也不然雖

則賞罰不失落第一等原注功罪在人我無功焉非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

其次禁其言

不其言

其次禁其事

破四擬不假

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

戰國多虛飾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

必以仁義智能也

言假仁義智能之名以濟己故有道之主

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

增威合作成詭使名之所以成

地之所以廣戰士也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執

也舊刊作所以法也者官之所帥也

帥率然使郎中口聞道

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

讀道乃上

能也言近臣聞道為務而國中倣效者至易也文有缺誤增道術也言使自近臣以至竟內皆聞術見法者是似難也而非所謂難者也主能執術官能飭法所管者有扈氏古今人以為難也郎門之外言近也郎廊同管者有扈氏古今人與下師古曰即有失度謹堪氏共工有孤男三苗有成駒增失

推哆考原
國學紀聞

度狐男成

推哆考原

推哆考原
度狐男成
推哆考原
度狐男成

又云推哆大戲手割兕虎指畫殺紂有崇侯虎晉有狐優施
人按古今人表作雅修叙下中等紂有崇侯虎晉有狐優施
舊刊無狐字增晉語公之優曰施注施其
名也蒲坂圓曰趙本狐優施狐其姓乎此六人者亡國之

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微其善

外貌似小小心謹而中心險賊也說苑內實頗諛通險外貌小
謹管子小謹者不大立也與此義異讀小謹以微其善言務
持小節以為己稱道往古使良事沮讀言舉在古善禪其主
善之證非也

以集精微禪當作揮揮牽引也言為臣巧揮誘其主構設奸

之聲色狗馬盪淫主心不逞亂為增荀子注擅與禪同此
言善擅制其主以集精微密難知之謀也或曰禪當作憚荀
子注更也此言巧換入主意向也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
也山璠云當作揮畢命注病也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

右之類者也增人主左右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

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

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

不肖如墨白矣若夫舊標論古入臣用若夫字說起而斷以

夫簡若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替重明董不識

下隨莠光伯夷叔齊增山璠云呂氏春秋堯舜得伯陽續耳

由伯陽注老子也恐誤秦顛頡疑即秦不虛也衛僑如無考

狐不替莊子大宗師作狐不偕重明疑即靈甫也通鑑前編

注引大記舜年二十孝友聞於人有友七人焉雄陶方同續

牙伯陽東不替秦不虛靈甫常輔翼之又陶淵明聖賢群輔

錄載七人與大記同而云為舜七友並為歷山雷澤之游齊

策顏觸曰舜有七友注引淵明集吳注七人又見皇甫謐逸
士傳不替或云不識不虛或云不空尸子無靈甫蒲坂圓曰
此類不可深考或後人所妄造之鳳卿按古今人表作栢陽
師古曰舜之友也見尸子通雅曰續牙舜七友之一
也戰國策顏觸曰舜有七友注七友惟陶方同續牙栢陽東

鳳卿按群
輔錄類頡
晉文公五
臣之叙此
但失叙耳
又周十亂
有大顛

不嘗秦不虛靈甫也見陶潛聖賢群輔錄尸子止載六人班固人表載五人師古曰秦不虛或作秦不字雜陶一作雄陶

此十二人者此十二人皆清介不污之臣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

與之天下而不取有卑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讀食穀也夫

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原刊作上雖

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君亦不得使之民明此十二人者

舊刊脫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許林許由下隨務光也山璠云疑草莽音

訛增莊子荀子呂覽韓詩外傳鮑焦飭行非世抱木而死不必改字或饑餓於山谷伯夷或沈

溺於水泉許林秦顛頡孤不替也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許林

不仕聖王不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史記

隨季梁左傳桓陳泄治左傳宣楚申胥強諫無考蓋指數日

諸本時作世

策吳子胥史記此六人者此六人皆輕死之臣皆疾爭疆諫以勝其君言

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合舊刊評林合作勢讀如一言而不聽

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語當作說讀以言從之以其威

舊刊無其字讀言抗威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手足

以從其語也從繼也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手足

恐首足增要音腰領頸也呂氏春秋要領不屬首足不難為

也增難良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忍容忍也當今

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舊刊作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

僑如增晉字疑行蓋衛子南勁原脫勁字增周紀周子南君

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

荼下文云太宰欣取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

手足異處見孔子世家注失考

九人專國之臣

准下句法
無白字亦
可

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

內親，下以謀上。舊刊親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

禁之。若夫昏亂之君，恐脫能見之乎？讀言不能若夫后稷、皋

陶、伊尹、周公、且大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

范蠡、大夫種、逢同。越世家索隱逢同，越大夫。華登，吳語注宋司馬華費

宋而敗，登奔。此十五人者，此十五人皆聖智之臣其為臣也

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原脫白字，荀子止

進善言，通道法。讀言說道術法令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

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

高天泰山之尊。喻處至尊而以其身為當作受下壑谷、黼洧

之害。評林深洧之地，讀黼洧，洧水之澳洧，如黼之大者，增山云

與源委字通。旧刊陳本，害作卑。下同。鳳卿按：當作觀，洧音委，疑

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讀明名而身不難受，壑谷黼洧之害

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

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伯，括地志滑在洛州緱氏，韋昭云鄭

王孫申，王孫申子陽黨陳公孫寧，儀行父，左傳荊芋尹申亥，芋尹申亥

子，楚語穀陽，穀陽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鄧，芋尹辛

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蒲坂圓曰：案此

與少師並，彼以穀陽伍，必有所指，而韋注引隨少師越種子

即大夫種以子呼名者。吳王孫頌，諸本作雄，而墨子與此同

章子勝子類，旧刊作平。吳王孫頌，王應麟云：黃池之會，吳晉

下文作情
刊並作
若夫字法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十四

淮南子云
穀而好剛
也舍人有
折者則
罪惡則
因禍狗之
驚以殺子
陽此剛猛
之所教也

爭先雄之謀也然不能救吳之凶故呂氏春秋云晉陽成泄
吳王夫差淒于王孫雄太宰嚭則雄亦嚭之流耳晉陽成泄
智伯齊賢乃墨子校注易牙通雅云易牙名巫見孔穎達左
臣威音也巫又亞之訛古牙與互通或音之訛此十二人者之為
揚子作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即易牙也其字恐衍十二人邪佞之臣增以越種于三字為皆
其臣也衍文十二人當作十人加種于亦止十一人耳
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拚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
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悅雖破國
殺衆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奪君之志而况昏
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
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評林趙與韓分西周為二西周各為
此專蓋周室衰史官失記耳鄭子陽古今人表載鄭相駟子陽在下下蓋
子陽之黨共殺繻公增參檢莊子列子及呂子新序似身殺
鄭君遇弒不諡者故汎論訓注鄭君也或曰鄭之相

通評作聖
明王

國分為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
靈王無道棄疾入國為亂三軍叛之王自殺乾谿隨亡於荆吳并於越智伯滅於晉
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見十過五公子爭立增七日上
上六十合有六十字史記桓公尸在牀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聖王迂評而亂主近之
一本作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主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
外舉不避讐山云左傳襄二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
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並疑故一舉而能服諸侯
其在記曰增見堯有丹朱見孟子楚語注而舜有商均楚語
舜子封楚語注啓有五觀楚語注啓禹子也五觀啓子太康兄象觀
於商洛濟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

於洛濟傳曰夏有觀扈見昭元年鳳卿按商有太甲太甲湯

古今人表太康注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不能正放之於桐武王有管蔡管蔡文王子周公兄五王

之所誅者增莊子堯殺其子舜流母弟孟子辨之訛言舊矣

言也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亾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

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圯類也類族也堯典方命圯族觀其所

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呂望傳或在囹圄縲維縶索之

中箕子管仲縲縶之誤字林三合縲音墨臆賦何異糾縲楊

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伊尹寧戚百里奚之倫然而明主不

益其卑賤也以其能可以明法使國利民便亦從而舉之身

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無術以而任之以國

條內云人主之患在於信人故小之名卑地削降敵大之國亾身死舊刊

族不明於用臣也此以下方夫無數以度其臣數術也言無

之術而作者必以衆人之口斷之據舊刊補必字衆之所譽

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陳深曰不以獨斷而隨衆毀

要結左右故爲人臣者指姦破家殘胥音粹貨也世楷本作

內構黨與外接巷族巷恐共以爲譽從山璠云從讀曰

陰約結以相固也相從約虛相與爵祿

以相勸也原脫也字且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文

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

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益於迂評於國發聞於主主不

或曰多忌字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益於迂評於國發聞於主主不

能理其情因以為賢評林使虛譽聞於人彼又使誦詐之士

外託為諸侯之寵使舊刊評林託作假增言詐為諸侯使者

為秦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增鎮重也為

者比也讀填通填補其空缺以文飾之迂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恐

校而滂說其主見存韓微挾私而公議內本校已之私而所

為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談者左右之人也原曰注本國左

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人主眩惑以折為此人者或曰者天下

之賢士也內外舊刊行之於二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

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尊當作擢裁抑也禮擢節之擢評林小

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眾又有姦

邪之意則姦人舊刊作臣增姦人之愈及而說之曰原注他

逢迎者設言黨與之說奸臣如此增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

即黨與說姦人也按俞恐論反反覆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增言非必生長於幼弱

君明王舊刊作聖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增言非必生長於幼弱

晉語晉公長幼注從幼至長也長展兩反也疑世字誤世

及父子曰世兄弟曰及或曰言非成長幼弱之主而輔佐之

正其昭穆也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偏上殺君而求其利也彼曰

何如其然也尚不敢正言因曰原注黨舜偏堯禹偏舜湯放

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

王之情貪得之意也舊刊得下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

自廣措也言安為之也增管子詭俗異俗大言放行難而天

下稱人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

評脫士

知

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陳深曰：姦臣以不忠之所聞田成子

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不載單氏取周增單氏上單氏佐敬王以伐王子朝韓子以子朝為太子故云邪易牙之取衛增易牙之合作韓子南甄寫者誤韓

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當作八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廢

然舉耳以為是也莊子注廢然疾起見讀言疎提其耳以聽也故內構黨與外據

巷族集韻據收也上文作聚山云據當作接見上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

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驕易其國舊刊驕作矯讀易去聲輕

也也隱正道持私曲上禁君鉗制人主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

也則不明於擇臣也陳深曰主意在此一句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

十其臣弑君而舊刊脫而字取國者眾矣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

外作者相半也原本脫然字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

主也難從外起而身死國亡者猶為賢坐受劫奪讓其國者也若夫轉法易位轉換法制謂旗幟革

色損益制度之類易位謂臣主易地也全眾傳國最其病也漢魏晉隋唐末何季世有不路此轍

哉人主宜三致意於此增言難從內起而為姦臣所轉易其法令爵位舉其國土眾民以傳之者最其下者也病言可深

痛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擊弑馳騁撞鐘舞女皆出

樂獵女國猶且存也評林言能明於臣之所言則恣欲無節而國亦不亡此言之過當者也不明

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或曰自當作且誤趙

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欲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

樂冬日暈弋夏浮淫水嬉也為長夜恐脫之飲二字山本信有日照冬日夏下累日字照

御觴長夜下累飲字是照累法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簞灌其口進退

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

殺戮如此其無度也陳深曰何至如此豈有如此而然敬侯

饗國數十年舊刊作享國史敬侯名章列侯之兵不頓於敵

國敵國所加兵也地不虧於四鄰評林不為敵內無君臣百

官之亂君當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

噲召公奭之後也賢者地方數千里國封持戟數千萬千當

持戟見孟子不安子女之樂子女美不聽鐘石之聲言無好色內

不堙汙池臺榭評林堙開築外不畢七田獵言不好起土又

親操耒耨以修畎畝躬親勸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

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陳深

日燕噲何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

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

為人臣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評林多財貨賂取左

於君其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評林廣推私恩小惠以動

奸一也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免恐寬評林施恩獄囚而解脫

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其罪自作威福者其姦四也

有務奉下直曲讀奉行民所毀譽惟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

目者隱居放言評林務為異言異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

聖主之所禁也主原去此五者則躁詐之人險躁之不敢北

面談立當作立談或曰謂談說立朝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

事猶立也

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

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截之法

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闕其臣也適從也讀適主也言不使

疑之事則姦臣無由而得闕伺○又轉倒別說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列子注

故曰孽有擬適之子孽齊之類孽庶子也配有擬妻之妾配偶也驪

有擬相之臣龍臣傾政卿也臣有擬主之寵菴操之類楊升

有疑妻之妾妾有疑適之子外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比今本語勝此四者國之所危也原

疑物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政政也枝子配適大臣擬主大臣專權

周記曰見穀梁傳僖公九年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

廢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山世璠曰

當作疑上則上無意下無怪也上下守法四擬不破則損身

滅國矣

詭使旧刊有第

迂評奇作俞有味

起三柱

原注詭者相反也謂世主本心欲治而所為常相反也層層覆說皆憤激之詞總為當世尊虛名賤法令破士之懷二心私學議上之法令者一氣說到底文字奇恠不厭重複俞說俞奇○評林歷論治道之得失詳明切當真能發前人所未發乃天下之奇也陳明卿曰能以冒頭主意三語衍成千萬語又無可因之壁壘韓子長技也

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

以得民也利之所在民心歸之威者所以行令也威以畏之則民奉令而行名者上

下之所同道也帥之以名上下交趨甚於求利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宜以此

物為中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

賞罰不中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其所賞罰與法令反三者非不存

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常舊刊脫與其所以

為治相反也此句一篇之大綱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第一層今有賤

名輕實者世謂之高世人却謂之高士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下

少之而簡上不求見者簡簡傲也猶小臣稷之於齊桓評林徵聘而不就也世謂之賢

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無利無利賞祿者世謂之重法令

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鄉愿官爵所以

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隱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

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亾之罪者俠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

鋪列

也甚其求利也甚下捕於字看如此則士之饑餓乏絕者焉得無嚴

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總收轉上意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

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

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詭反今下而聽其上上之

所急也聽從也第二層而惇慤純信用心壹者則謂之寡寡窮困也言不

能自振拔也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昏愚無所設也敬上畏罪則謂

之怯柔弱無勇敢也言時節行中適當其可謂之時讀謂言行中適時節也則謂之不

肖無二心私學與下文有一心務私學相應聽吏從教者則

謂之陋難致謂之正辭召聘難予謂之廉辭爵祿難禁謂之齊執

克莊日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惠非下所

足以致亂
之道貴而
行之足以
致治之道
行而不可

迂評險
字句

可行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群謂之師徒，閑靜

安居謂之有思，損人逐利謂之疾，敏疾於

智，增佻偷通，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類似也，猶曆也，類名

非，汎愛天下謂之聖，通明，言大不稱，言大不副行事，而不可

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也，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

也，勝衆，下之漸行如此，下民之風尚，漸靡如此，入則亂民，居鄉

出則不使也，出仕背使令也，上宜禁其故，滅其迹而不止也

又從而尊之，故亦，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是教下之人亂上

凡上，脫上字，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一字句下

層，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安靜之，而踈險讒諛者任，被任

句絕
立心
言語
反覆

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彼智傾覆者使，世率用

覆，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巖居非世

者顯，却顯名，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

繡刻畫為末作者富，得希時射，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

廣者戰士也今死戰之孤，死，軍事者子孫，饑餓乞於道

不，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受賞，賞祿所以盡民力

易下死也，易代也，言賞祿以易民命也，難一云，臣盡死今戰

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評林霑足也，詩，而下筮視手理狐

蟲，世璠云，左傳僖十五年，夫狐蟲必其名也，增，蟲，即古蠱

賦，侍者蠱媚，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作蠱字，可

恩澤於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七

二十一

證或省作蟲人姓也詳希姓錄鳳卿按視手理以上吉凶春
秋之前已有之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為魯夫人之類
是為順辭於前者為諛言曰賜賞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

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嬰嬰城之嬰
又與鷹通秦

策注猶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定音軌說文姦

策注猶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定音軌說文姦
完諸韻書通作軌數御猶數進見也增倖偷倒置飾邪主安

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刑形通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為上治也

而愈疎遠正人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增施讀曰詭

策注沈州謂欺曰詭吳注詭徒案反或作詭按從與縱通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

府也讀備難救荒也按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

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言主上無術不得索出夫陳善

迂評匿
字句

田利宅者所以厲戰士卒也顯學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說

陳字田川脫厲字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據田刑補無宅

容身身死田奪上身心而女妹有色有美大臣左右無功者

擇宅而受擇田而食墨子今有平原曠野於此彼甲嬰胃將

有寵者並無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

職介胃之戰士而間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為教名安得無卑

名爵位安得無危位官夫卑名危位者危字必下之不從法令

有二心務私學及逆世者也戰介之士有時死事故隱者以

舊刊務作無古字通用墨子書多有惟無字又作唯母母無並讀曰務今按上下文並無務字而不禁其行

不破其群以散其黨或云以當作不增又從而尊之用事者

奸人賴賞
而富

過矣

用事執事也不

上之所以立廉耻者屬下也

屬讀曰厲

語荀

今士大夫不羞汗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

讀十八

不待次而宦

旧刊次作文文耳言士大夫為利忍耻而遣如妹宦於權門私相結義彼為先容其兄得不

須資格而超拜高賞賜所以為重也

恩重也而戰鬪有功之士

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

增辟讀為變優徒非倡之類超級越次也名號誠信所

以通威也而主桎障近習

言為近臣所掩蔽也女謁並行並當作比增

行六字句

百官上爵遷人

群臣各自為私也用事者過矣大

臣官人比周不洽行威利在下

言人臣擅為威福也增大臣行恩威於在下之人上篇所

云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

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

令者山璠云脫所字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

也而士有二心私學

准上文折務字嚴居密處託伏深慮不出仕者似有深慮

窳窳誤徒感反猶窟

大者非世細者惑下熒惑下民上不禁又從

而尊之以名名位化之以實化貨之也言資之是無功而顯無

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恐脫深慮勉

知詐旧刊有與字

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及者耶旧刊耶作也凡亂

上及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

讀言平常故本言謂所建

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故

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也

道由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言不中法

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

曲惠小仁起下觀伺聖智成群造

言作辭以非法令於上

當作上不禁寒又從而尊之是放下

不聽上不從法也

造言見王制

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

富陳深曰一篇之目在此二句

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

勝下也

原注人情感於拂意之事則憤懣之詞不一而足言之重詞之複蓋號呼窮極以求紓其不平之氣而不暇詮次耳如韓子詭使篇不過曰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兩言足矣乃至數千言而又多重複不次不如是不足以發其憤懣耳故文字不在簡省往復為難次而不次為尤難次而不次惟深於文者得之

韓子解詁卷之十七終

韓子解詁卷之十八

舊刊有六及第四十八字

八經第四十八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

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

全錄

金澤

市嶋敬之維顯

六及舊刊有第六字

原注何孟春云通篇分節雖是至妙至奇之文陳深曰一正學之論賤虛名貴實行是至妙至奇之文陳深曰一正一反之論又曰此韓子板文也微

畏歟遠難降北之民也

降也北戰敗而走也而世尊之曰貴

生之上學道立方

同也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六反

兩扇並

不近
何孟
春云

焦法曰方類也私學其道而各立其方遊居厚養卒食之民

也楚黃下卒百姓注取也荀子然唯飲食之見注受欲

賈無所牟大利計林牟食之民飲食之民也竊而世尊之

曰有能之士語出牟知詐巧以取解事之名偽詐之民也

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行刺見史記暴傲之民

也增傲古堯反行而世尊之曰儼勇之士者評林儼兼也有

兼人之勇力也增儼音飲廉絮也諸本從石山云互作拳毛

詩無拳無勇傳力也圓按齊語拳勇股肱之力注大勇為拳

吳都賦覽將帥之拳勇注與權同讀管子儼石石有稜者韓

也管子不救者瘞疽之儼石今字通儼零年切音廉石有稜

韓詩鄭風北門傳仁道者四儼為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

德仁者有確仁者注確者言活賊匿姦當歿之民也原作舊

刊謂宋家劇孟類當謂其罪當歿趙焦諸本作嘗陳本作嘗

焦法曰嘗試也以身犯法而試歿也讀謂輕法不顧歿也

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任俠也此六臣者世之所譽也評釋

凡曰兩弱並叙只是赴險殉誠焦法曰以身而從曰殉讀歿

一段此文章妙處而世以之也解見卷四曰失計之民也

節之民戰守致歿而世以之也解見卷四曰失計之民也

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讀全法也而世以之曰樸陋之民樸

固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焦法云耕田而食而世以之曰寡

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也毅一作慤韻會慤又作慤

厚薄之稱而世以之曰愚戇之民也戇聞重命畏事陳本作

即穀祿也而世以之曰怯懦之民也挫

而盡力以事上尊上之民也而世以之曰怯懦之民也挫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廷評作過

總

賊過原本過作過今從明上之民也難三云子服而世

以之曰調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為無益之民

六而世譽之如彼上文云君少此云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

毀之如此之謂六反而斷之布衣循私利原陳本私作而譽

之世上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爵祿百姓循私

害譽之世上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害謂故名

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安賞之士索國之

富彊不可得也決不可得王荆公云實虛名而不覈實行世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為之愛或曰愛矣之

三

誤又云愛字上脫不字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訓今

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而利者多也

夫彈痊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山云德疑痛誤不彈痊

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所堯有所悉為治亦然譬亦如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原注無法而則

文必有鄰矣鄰間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

之此俱出父母之懷祗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陳明卿曰

豈盡人然乎非子是不擇言也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增之猶其也今按

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無父

子之澤乎合非父子以恩合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三

三

廷評及楊

四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出猶言由也相愛謂

仁惠也是求人主之過於舊刊脫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

也讀不熟論恩之厚薄也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受聽聖人

之治也審於法禁立法制以示之也法禁明著則官法并

章云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曲也則民用官并子章云民用句

本用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彊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

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

無私因能而任之官使士民明焉明猶信也解此理盡力致

死則功伐可立伐勳也而爵祿可致爵祿至舊刊至而富貴之

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

危至矣其力盡而不望望怨也此謂君不仁私也臣不思則不可

以霸王也此二句總結上而斷舊刊也作矣衍不字右下治

不仁也爵祿生於功誅罰生於罪臣明於此則盡力而非

不忠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陳明卿曰懷

利以事其君非上臣懷利以責其臣亦非明主也

夫姦必知則備知猶覺能知人之奸偽必誅則止不知則肆

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白金於市雖

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敢刊

敢作攫攫取也懸金於市懸法而不故明主之治國也衆

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耻廉耻故明主之治國也衆

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舊刊作者十母於母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四

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萬萬倍父母積愛而

令窮不行也吏用威嚴而民聽有徒字嚴愛之策一作亦可

決矣可見愛則令不行不如此威嚴而民畏也五蠹布帛尋常

其安利也行身則欲且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

不聽關猶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效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

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言捨恩愛而故母厚愛處子處

善句以厚愛處多用嚴也舊刊善作威批點本厚愛句教管句誤用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彊以苦勞舊刊陳本批點

犯舊刊犯作當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

苦而長利永佚仁之為道偷樂暫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

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伯刊仁人之相憐也言能任

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舊刊

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非利即害故

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

舊刊今作
陳明卿曰
秦文復
釋義
韓文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五

治不聞脫
文字

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孔子曰惡不仁者其為仁
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不
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猶無是故決賢不肖愚知
之分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原注刑寡明
主之法揆也孟子上無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
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皆靡也故曰重
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陳明卿曰此言刑
衆非止為一罪人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悍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
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原注賞寡又勸一國受賞者
其利甘嗜也悅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

廷評為子淵說

刑欲重罰

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
以止姦何必於重哉後世在上之人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
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
刑者行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
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原注刑重民不以小
利蒙大罪加品彙同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
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
品彙焦茲曰民慕其利之大於罪之小則輕忽之故先聖有諺增諺當曰不躡於山
而躡於堙山者大故人順之音畧例黃帝巾机銘云予居民
上搖々恐々不至朝惕々恐々朝不至夕競々慄々日慎一日
人莫躡于山而躡于堙圓謂太公兵法作黃帝曰兢々業々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六

日慎一日又人間訓堯戒曰戰々慄々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呂氏春秋人之情不履於山而蹙於垤注垤蟻封也蟻封與小人 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誅民必易之

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棄舊作弄 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舊刊有是字 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

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為舊刊謂 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美之頌語溢美之語 不察當世之實事曰又設難以辨足

民者不可不重刑 上不愛民賦歛常重則用不足則當財而下恐上當

怨故天下大亂舊刊有以此字 以為足其財用而刑如愛焉雖輕

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舊刊行罰固已足

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厚愛之薄稅然 而輕刑民易猶之亂

也不爭 夫富諸本作富 家之愛子原注以治家設喻 貨財足用舊刊作財貨下

同 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言侈泰則 親愛之則不忍

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舊刊雖作則財

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愛厚當作厚 凡人之生也財用足

則墮於用力上治懦舊刊作懦治 則肆於為非刑不嚴則 財用足

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脩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

農曾史亦已明矣舊刊無已字結一句見人心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

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

聃也故桀貴在天子在在位之 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七

老聃

貨財

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而祭未必以

舊刊有天子為足也增假令足民不能使之富足如為天子為字天子者足之極也貪人猶以為不足

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此正說治道適其

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

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

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私恩小利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讀謂不可知皆默評林昂景作嘿則喑者不知覺而

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盲者無所視喑者不能言也不聽其

言也則無術之者不知不任其身也任職則不肖者不知聽

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

行之字

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

則罷健效矣罷士健兒可分別也罷弱也效顯也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

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

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為高世主舊刊作庸主

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

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

功然則虛奮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戰國策云說士多奮辭謂過當太言

也舊刊作虛奮增稱先古而無實者矣

八說舊刊有第

原注此篇說立法處甚細密句句精神字々斟酌小心之文

為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不棄故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
重身謂之君子隱枉法曲親曲私也謂之有行棄官寵交
謂之有俠有猶云大也增有俠疑游俠有游古音相近如觀
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按虞卿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旧友魏齊間行去趙即是離世道上謂
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盜不棄者
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
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
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敗國
及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
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此一句是綱無術以任人無所

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辨智則脩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

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心所急之事也則君

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脩士者使斷事也脩士者

未必智為潔其身因惑其智惑也以愚人之所憎處治事之

官而為其所然言言務為其愚心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

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脩則舊刊有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

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詭使參聽無門戶原旧注人

山云內儲上聽有門戶則臣壅塞案亡徵用一人為門戶者
可亡也管子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

世字

上賤得言貴故故智者不得詳欺陳本旧刊作詳通計功而行賞

程人不敢欺程能而授事也程品察端而觀失察八心之微有過者罪有能

者得得德通故愚者不得任事旧刊無智者不敢欺上脱

愚者不敢斷則事無失矣

三 察士然後能知之增士之明察者不可以為令大民不盡察

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為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

所察也于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

華魚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旧注立或若木之枯也增說

登山焚歿又見莊子荀子申徒狄華魚赴河雖賢不可以為

耕戰之士故人主之所察旧刊脱智士旧刊有盡其辯焉人

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陳本遠功

之行索國之富彊不可得也

四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不能脩孝寡欲

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不能匹夫有私便人主有

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謂而明法

度塞私便而一功勞重人之有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錯

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有師法也疑不信賞功以勸民也

而又尊行俗則民之產利也陪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俗以

貳功索國之富彊不可得也

五 播笏于戚不道有方鐵鉞原旧注言國軍異器方楯也鉞箭

鐵也言播笏之議于戚之舞與天

方稱鐵鉞不相稱適也注無鉞字登降周旋不逮注

百後漢曹節傳謝朓曰左傳距踰三百古稱行杖人曰注

趨百而舍注日行百里狸首射侯注狸首善搏

也故侯不當熈努逸發注鼃錯傳騶發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

干城距衝注難也墨子干城傳干打也注守必身自致之

荀子強國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注渠大也渠衝攻城之

車也詩曰臨衝關之衝也引韓子而云蓋言可以距石矣

臨敵城突壞之渠壑也一曰渠甲名膽憶也所以禦矢也

尉繚子城上之備渠膽藉車行棧行樓又云城上無善之軍

渠立程丈三尺冠十尺碎長六尺二丈一丈廣九尺表長

尺又云衝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傳

丈二尺弟渠十丈梯合而考之渠亦物未詳其制又

墨子連弩之車左右有鉤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距博

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又云客即穴亦穴而應之為鐵鉤距

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微以鉤客穴者又費誓孔傳當築攻敵

壘距埋之屬秦族訓守不待渠壑而固攻不待隆衝而拔諸

書所用渠距字義不同未知所從不若埋穴伏櫟注

齊策舉衝櫓注衝陷車正作幢不若埋穴伏櫟注

而人眾者則築大埋以眩之公羊傳子反乘埋而窺宋城左

傳晏弱攻萊埋之環城附於堞注埋土山也荀子作埋內伏

城上為三四井使聽耳者伏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穴而迎

之又云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燒城又云吳

鑑素素以牛皮鑪有兩甌以橋起之又云穴內口為甌令如

衝之疾鼓素熏之必令明習素事者勿令離甌中本經訓注

素治鑑注古人極注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注

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注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畫故

有挑鈔而推車者注推車謂不駕牛馬也原曰注挑音堯屬

盡評畫作

鈔即推輪也上古摩屋而耨也山云爾雅屋小者鈔音遙莊子鈔耨於是乎始脩齊策操鈔耨與農夫居隴畝之中注屋作鈔圓案秦策無把鈔推耨之勞注鈔芸苗器與注徐案詩傳鈔鈔也七遙反字與鈔同耨亦芸苗器說文鈔鈔也古田器也莊子作鈔汜論訓古者剡耨而耕摩蝦而耨注蝦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說林訓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舊注以屬為推輪恐誤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舊刊衍古字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言賢人之治國因時立政有通權之道也法所以制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立法有難易有利害乃其常也立法

不能盡美當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必傷者軍

之乘原曰注乘謂其半也鳳云乘當作垂甲兵折挫士卒必傷而質戰勝得地

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謂除

破增山云已見六及案秦兼扁鵲請除注欲去其病為人民也見其難因釋其業是

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原注摩者旋而成圓而水有波我欲

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

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

事益一作易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器固無心石不

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

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者境內之事

害一

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

不求清潔之吏而勢必知之術也臣之奸者必知則奸無所容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原注不能前知預設也旧注不可為衆之為注非母之

愛子愛之至也故曰為先然則弱子有僻行也邪行使之隨師

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

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有子者不子母之在於愛也

性愛也臣主之權策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

評林引起人君施愛不如嚴刑意明主者通於富彊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

聽治富彊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

患紀綱不紊則民服計得則外無奴虜之禍兵強而不敢故存國者非仁

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殺而易誅者也慈惠則

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殺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

不忍則罰多宥赦好予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下被

其情者必起怨心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

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

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結一句有力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為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

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無開財之源何以能富今學者之言

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

說明主不受也兩應上喻意最妙

八

書約而弟子辯

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班固

譏之曰便辭巧說破壞形体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亦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鳳卿曰甚哉腐儒煩說經也法省而民頌簡陳本作說曰刊頌作訟是身所以招秦燔

以聖人之書必著論言明著其論也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

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

也陳明卿曰須知秦之愚者與後世別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

故智慮力勞二字不用而國治也

九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掌君庖者也則厨人輕君而重

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正樂官之長則瞽工

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左右寵幸

許林重下有於字

之則臣下輕君而重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

食於國者也讀託食寄食也管子明法曰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饑不寒又不惡成則無事上之意意欲

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言不可制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

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麋鼠同威萬金

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荀子監門御有土之君

舊刊土誤說人用也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

得也

十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

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義行也行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

陳明卿曰依喻如說家常話此把技也

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專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選官襲級讀襲級循資格也官爵受功受授也言有功者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故無重臣也陳深曰重臣者權臣即前言重人也

八經舊刊有第八字

篇內多惟句譎字蓋言術也韓子嘗曰術者人主之所執羣臣不得而知也故多微語故謂之經蓋乱世之文也春秋之末戰國之初恐未至如此然御臣之術盡於八篇源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人情好賞惡罰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

則權瀆主上神賞罰下共則威分田常為出是以明主不懷愛而

聽不復說而計說音悅言明主聽或曰心頭留一人之說為主

又計他人是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臣得逞其志而執君非真參聽也

之權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原曰注不

其用人也鬼原曰注如鬼之陰密陳天則不非原曰注既高

之鬼則不用原曰注揚權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勢行教嚴逆

而不違明主戰民用其死力是於人情為逆然民尚進死事是賞罰必也原曰注雖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

毀譽一行而不議原曰注毀譽一行故賞賢罰暴舉善一作

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

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

凡每章揚三
二字陳深所
加見迂評上
層後人施之
正文見

謂衆人不
可議其
曰鬼

取有光注
本作因

如惡使民耻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評林於私家不害公罪賞罰必知之之道盡矣必知之知當作加

右因情 舊刊無右字下劬此

力不敵眾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原旧注用君

例二字合在正文冠

其所勝也 揣中則私勞不中則有過言用智之弊 下君盡

已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評

收眾人之智也讀智臣之一聽而公會讀 聽即使臣之以

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

則上脫 後將於 前四字

取讀 言百事留廢其卒必至君自決也一聽則毋墮聲之累讀

聲言為臣所陷如夜故使之誠諷定而不怒讀 諷誦也言使

行若不覺墮聲中也故使之誠諷定而不怒讀 諷誦也言使

籍讀 言君下奏言者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

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規

也君人者合符結 即上會猶不親言 不躬親為之而况於力乎

事智猶不親事 至而結智曰事發而驗可見而况於懸乎讀

如懸斷之懸者故非用人也非 合不取同同則君怒讀 言聽

責其用也但除用人者取其羣推也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

則下盡讀 言用人必使推薦而其推薦得賢則賞不賢則罰

下盡則臣舊刊有不因君而主道畢矣讀不因君言臣不得

右主道結智

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異為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明主

審公私之分別利害之地舊刊評林別作審讀地

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增墨子子姓皆從

大臣顯賢原主

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原舊

亂輒責於臣禮施異等后姬不疑

分勢不貳庶適不爭疑擬

不失兄弟不侵原舊注權柄

禁賞必原舊注權柄

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內外也外內

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外

愛之言聽讀所愛言后姬子弟

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置諸當作請吏讀外國言州

其所親或足餌重祭之利也

以得官者如外國之所請而為吏者其人

罪則并為之請謁者罪之則大臣左右不敢

傳送其祭于晉注妻子也又趙策宮室小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十七

迂評
失

幣所藏
通詩經
請謁者
有罪也

塞矣

大任知

讀質以
妻子為

而必鎮

用過管
在固也

意則民
哀墳墓

仁故為
拘故曰

恣不制

大誅名

也

讀姦人
則行醜

看讀言
則使其

林附畜
者自消

更易上
詭殺曰

而罰而

播也

近習曰

罪而不

人起大

新刊韓非

亂者猶卷物而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讀言私家隆盛脫易

不自神曰彈威脫易輕脫也彈彈也單落其患賊大醜毒之

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也讀人主不知之字則有劫殺之事

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

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孔子曰近之則不遜遠之

置之事以下別段廢置猶黜陟也言臣之用舍專出於我則

國治聽敵國而用舍者及之故明主獨斷論其功罪而使入

資籍吾勢以事敵國是制人不制於人之道也此段覆說上

而其愛者亦事權貴而竊行其姦如毒

藥之由中發也舊刊無右字曰亂起揚慎曰右起亂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聚林參以謀揆伍以責失讀行參之

其謀而撥之於伍然後行參必折增度行參伍之行以謀多

可有所考以責其失也黨者以責有失者折折誤

分散揆伍必怒不折則濟上不怒則相和讀言日折使不

黨多也猶可知也故禁之於始不至怒之前不及其衆

不除則大誅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言會衆端必

誅罰而罪同讀言下比周則賞其與衆殊者言會衆端必

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揆謀不測如天如

事也四徵者符也乃可以觀矣可以得人參言以知其誠易

視以改其澤澤手澤之澤習常也讀澤利也變易以示下而

陳子淵曰
可術九
不徐類例
雜出欲以
得人之情

執見以得非常當作其常言不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

使莊子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也使之而觀其敬讀近習專

以賞罰重大而懼之也增遠使如字言遠舉往以悉其前即

遜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讀疏置置握明以問所聞

知詭使以絕贖泄評林用詭譎以使其臣以絕其外也注泄與

同倒言以掌所疑論及以得陰姦嘗試探也內諸上倒言及

人之奸必倒設陳以綱獨為增言設開言路以為我行之法

車者之綱紀也評林設諫以來諫以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

誘避過讀明說明喻禍福也過禍也避早適以觀直語早已

或直或誑宣聞以通未見讀言不獲所聞以通聞以

通未見之士鳳卿曰作鬪以散朋黨臣下相忿深一以警衆

心深當作探言探知一人之隱事泄異以易其慮故使奸人

黨者而變似類則合其衆陳過則明其固讀固固知罪辟罪

以止威使奸雄知專權之罪陰使時循以省衷增以時循漸

更以離通比讀言下既知罪而能避罪則不可用威但當陰

其廷臣廷臣約源約謂相要其官屬增索言約束在下之人

人侵犯其上之人也如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吏

舊刊約其辟吏所徵用即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

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讀比下即廷臣官屬軍吏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八 二十

上即相室廷臣兵士遣使縣吏即中后姬也君與下相比約
結而使其侵犯其上也如是則重人不能壅塞故謂之條達
之道詳林二十六術馭臣之道
盡是矣若一泄之則術不行

右立道孫鑛曰此篇搜

五明主其務在周容其猶是以喜見原注見謂則德償讀多

也按他臣責怒見則威分故明王之言王當隔塞而不通周

容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原注

之十得吾之道明主兼行上下故茲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隣

難測故曰上道讀屬上句說言官中縣外如隣

比然也伍連言什伍相屬也謂過賞失過誅讀請謁行則

不察則有過誅增并子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上下交是

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

必聞矣

右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字法乎用督責用則邪說當

上當蔽言之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謂理外十人云疑百

人然乎原注千人不可解也愚者信千人之言啗者言之疑

辨者言之信李攀龍曰亦姦之食上也食猶取資乎衆藉信

乎辨而以類節其私黨類人主不虞怒而待合參其勢資下

也日刊資作資讀言人主當忍怒而徐待他言參有道之主

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因以行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辨

者泉祖此

聖訓作資

極下不當
主怒之怒或
曰當怒

讀欲售
計故彼說
非

不留朝言放在逐辦士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收字

之誤一曰此說大而誇窮端讀端即會衆端之端窮極也言窮極其端緒也故姦得

而怒讀言其女既見無故而不當為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

猶報政之報効也當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

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下文云明主之道臣不

廣議以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納

也信已怒則察其所構讀已我也言臣之言使我喜則必所欲

也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微讀言我被臣論或喜

變之後而論之則毀譽之情衆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

罪原注雜陳衆說以待避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敗政無副

言於上以設將然將當作特讚言以事副其言以設將然之

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諫言持兩

以諫也兩諫猶必任其一語語一作諸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

無道進矣道由迂評行作施

右聽法陳子淵曰此篇臣巧詐以伺君君設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評林法令不立故法之息也上閤也

官之權重由無法也上閤無度則官擅為官擅為故奉重無

前言奉威權以行而莫有能抗其前者也無前無過之者也奉重無前則微多微多故富

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原旧注能任

賢於官原旧注能守官則資賞於功言程王喜俱必利讀其言

上
迂評其作

人主喜則薦與所薦俱必不當王怒俱必害臣言不中程則併罰其舉人

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選舉公平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

俸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讀官與爵別延有司之類故曰民曰輕也增即與上

官之重也相及任事者毋重無權勢也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

私使其利必在祿無求賄賂也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

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刑不當罪賞譽則名不正

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

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即六反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

名必在乎為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誅一作謀非誹同五蠹其賞毀隨其罰

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言功小而不及賞也增有重罰者必

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右類柄楊升庵曰此篇大意言上明則法行法行則無重人而賞一秉于上民自畏其禁令而法無不行矣

八行義示則至威分謂行義仁義也分謂半在臣下慈仁聽則法制毀聽聽治也

二句一民以制謂繫也畏上而上以勢卑下卑卑之也故下肆狼

觸狼舊作狽以武犯禁而榮於輕君之俗讀儒俠類謂輕君之俗則主威

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許林行法令自慈仁故下明

愛施而勢賅紋之政原旧注務為貨賄今按當作賕給言臣為福一曰紋當作救言下務賄賂以求

救是以法令墮尊私行以貳王威行賅紋以疑法秦大饑應侯請發五

死之草著以活民王不聽曰無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王以

功受賞是亂之道也與此相發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王君

為不故君輕乎位君失威也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言無常度

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讀行義之難及者不以顯焉稱也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法度三隅名号即誹譽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言大臣有尊君之行百姓有利上之功

右主威旧刊脱此三字

王世貞云八經每篇逐段為支節意不相屬詞不照應非一片起伏首尾之文也孫武子書亦然一句一義如角八寶織珍碎玉問錯而不斷橫篋會一處若非此八篇則其用字用句顧崎嘔譎恠不可為後學依據耳原注湯義仍曰篇中直二扇格前扇為無常之國後扇為有道之國前扇則尊主威後扇則抑下

韓子解詁卷之十八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179